震撼心灵阅读之旅 经典文库

本第课我书一外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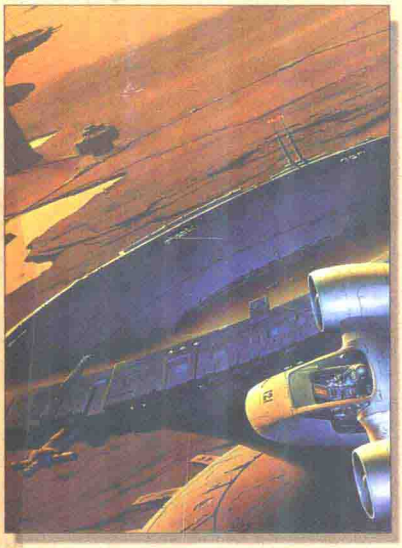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最具

文字里精彩幻想
语句中神奇预测

科学性的科幻小说

《经典文库》编委会/编

第八辑



KEXUE
XINGDE
KEHUAN
XIAOSHUO

5

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

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

世界最具科学性的科幻小说

（5）

《阅读文库》编委会　编

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

目　录

化身博士 ……〔英国〕史蒂文森(1)
水陆两栖人……〔前苏联〕别里亚耶夫(25)
与“拉玛”相会 ……〔法国〕阿瑟·克拉克(46)
猿猴世界……〔法国〕皮埃尔·布勒(63)
黑　暗……〔巴西〕安德列·卡尔黄芮伊罗(86)

化身博士

〔英国〕史蒂文森

厄特森先生是一位律师，他有一个嗜好——和他的表弟恩菲尔德一起散步。一个星期日，他俩沿着伦敦闹市区的一条小街走着。街上没有平日的繁华，行人寥寥无几。

街的拐角处矗立着一幢难看的楼房。从街道的这边看去，这座楼房没有窗户，底层有一扇门，门上既无门铃，又无门环。他们走到这座楼房对过时，恩菲尔德举起手仗对厄特森说："你注意过这扇门没有？它使我想起了一件怪事。"

"什么怪事？"厄特森问。

"一个漆黑的冬夜，在凌晨3点钟，我穿过伦敦市区回家去。街上除了路灯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人们都进入了梦乡。突然，我看见两个人影。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在我前面疾步而行，一个八九岁的女孩沿着一条小街拼命飞跑。他们在街角处碰在一起，于是出现了可怕的场面：那男人一声不吭地在那孩子身上乱踩，孩子尖叫着。我大喊一声，朝那家伙追去，把他抓住。此时，已围上了一群人，女孩的家长和医生也赶到现场。我们一定要那坏蛋拿出一百英镑作为赔偿费，他只好同意了。他把我们就带到这扇门前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，开门进去。不一会儿，他手里拿

着十镑金币和一张支票走了出来。支票上的金额数目不少，在支票上签名的是一个颇负盛名的人。我觉得这事有些蹊跷，这个坏蛋怎么会搞到别人的支票？这支票是不是假的？那坏蛋看出了我的怀疑，说：‘你放心吧，我可以和你一起去银行。’于是，天亮后，我们一起去了银行。结果，那张支票果然是真的。厄特森，你瞧，这件事有多么奇怪！那个坏蛋怎么会搞到一个可敬的绅士的支票呢？”

“那位签支票的人是不是住在那里呢？”厄特森问。

“他住在什么广场，不住在沿街的房子里。”

“你从来没问过那扇门里是什么地方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恩菲尔德说，“可是我研究了这地方：它不像一所住房，只有一扇门。二层楼上有三扇窗户，全都朝向广场，总是紧紧关闭着。一层楼没有窗户，楼上有个烟囱，所以一定有人在此居住。”

“那坏蛋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叫海德。”

“他长得什么模样？”

“我觉得他的体形有些不对头，模样奇特，令人恐怖。”

“你肯定他是用一把钥匙开门的，是吗？”

“没错！”恩菲尔德肯定地回答。

“那么，我知道那位签支票的可敬的绅士叫什么名字了。你讲的这件事与我密切相关，我们约定一下吧，以后再也不要提这件事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恩菲尔德满腹狐疑地回答。

那天晚上，厄特森一吃完晚饭，就拿起蜡烛走进书房。他打开保险柜和里面一个上锁的抽屉，取出一个写着“吉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基尔医生遗嘱”字样的信封，然后坐下，研究起这个遗嘱来。

这是吉基尔医生亲笔写的。遗嘱中宣称，如果吉基尔医生不幸身亡，其一切财产全归其朋友海德所有；如果吉基尔失踪或暂时离开达3个月以上，这位海德先生就应立即接替他。

这个遗嘱一直使律师不安：他对海德先生了解得太少了，现在他知道了海德原来是一个品行恶劣的坏蛋！

“吉基尔是不是发疯了？”厄特森自言自语道。

他满腹心事地吹灭蜡烛，穿上外套，朝卡文迪什广场走去。他的朋友兰扬医生就住在那儿。

兰扬医生正坐在客厅里喝酒。他一见到厄特森，就从椅子上跳起来，伸出双手欢迎他。稍稍闲聊一会儿后，律师就提起他此行的话题：

“兰扬医生，你我都是吉基尔的好朋友，是吧？”

“当然，”兰扬医生笑着回答，“不过，现在我很少见到他了。”

“你曾经遇见过他的一位名叫海德的朋友吗？”厄特森问。

“海德？”兰扬医生重复了一下这个名字，“不，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人，这一定是吉基尔的新朋友吧。”

厄特森毫无收获地回家了。

从此以后，他开始监视那扇门。他耐心等待着。

一个晴朗干燥的夜晚，马路上冷冷清清，煤气灯静静地燃着。将近10点钟，一阵轻柔的脚步声朝这边移近。一种神秘的感觉告诉厄特森，他的努力已快要成功了，他把

身子缩进那庭院的入口。

脚步迅速移近。厄特森在黑暗中向外窥视，见到了他想要见到的那个人。他身材矮小，衣着朴素；他向那扇门走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，好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。

厄特森先生走到灯光下，在那人肩上一碰。

“我想，你是海德先生吧？”

海德吓了一跳，冷冷地回答：“是的。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是吉基尔的老朋友，你一定听说过我的名字。既然我们在此相遇，我想你会让我进屋的，是吗？”

“你见不着吉基尔，他不在家。”海德说，他甚至都不抬头正眼看一看厄特森。“你怎么会认出我来的？”他突然问道。

“如果你愿意帮我一个忙，我就告诉你。”厄特森说。

“什么忙？”

“让我看看你的脸好吗？”厄特森问道。

海德犹豫了一下，就勇敢地转过身来。两人对视着。

“下次再见面时，我就认识你了。”厄特森说。

“不错，”海德说，“你最好再知道我的住址。”接着，他说了索霍区某条街的一个门牌号。

“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是怎么认出我的。”海德说。

“是吉基尔医生告诉我的，他难道不是你的朋友吗？”

“他从来没有跟你说起过我，”海德叫道，“你在撒谎！”

说着，他轻蔑地一笑，以闪电般的速度打开门锁，钻进门里不见了。

厄特森十分沮丧地站在那里。恩菲尔德说得不错，这家伙的体形有些不对头。他的容貌丑陋不堪，他对厄特森

的态度又害怕又粗鲁，还带有几分杀气。他说起话来粗声粗气，嗓门很怪。“一定还有什么别的事。”厄特森自言自语道，“这家伙简直不像个人。”

厄特森很为他的好朋友吉基尔医生担心，他于是朝医生家里走去。他敲了敲门，管家波尔来开了门。

“吉基尔医生在家吗？”厄特森问。

“你请等一下，我去看看。”波尔说。

客厅里只有厄特森一人，海德狰狞的面孔又浮现在他眼前，他不由得心悸起来。

波尔回来告诉他，吉基尔外出未归。

“我看见海德先生从那扇老实验室的门进到这所房子里来了，他这样做合适吗？”厄特森问。

“合适，”管家答道，“海德先生有一把钥匙。”

“你的主人好像对海德很信任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他命令我们全都服从他。”

“在这儿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海德先生？”

“是的，他从来不在这儿进餐。”波尔答道，“我们也很少在这儿见到他，他差不多总是从那扇实验室的门出入的。”

“好吧。晚安，波尔。”

于是厄特森动身回家，他的心情异常沉重。“可怜的吉基尔，”他想，“我怕他已陷入困境了。如果海德这个坏蛋知道了那遗嘱的内容，他会迫不及待、不择手段地去继承医生的遗产的。不行，我得阻止这罪恶的勾当。”

两星期后，良机来了。吉基尔邀请五六位朋友欢宴。别的宾客告别回家后，厄特森却留了下来。

“我一直想跟你谈谈，吉基尔，”律师说，“你还记得你那份遗嘱吗?”

“当然记得。”医生说。

“你也知道我从来不赞成这份遗嘱，是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，我再说一遍，”厄特森说，“我听到了关于你那位叫海德的朋友的一些情况，他不是一个好人。”

“亲爱的厄特森，”医生说，“你太好了。但是，我的问题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，也不像你预料的那么糟糕。请你放心，只要我愿意，我随时都能摆脱海德先生。我答应你做到这一点。这是一件私人的事情，请你别管吧。”

厄特森稍稍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么我相信你。”

“太好了，不过，我还想对你提出一个要求。我对可怜的海德怀有强烈的兴趣，如果我不在人世，我希望你让他获得他应得的权益，并为了我的缘故去帮助他。”

厄特森长叹了一声。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我答应。”

一年以后，10 月里的一个寒冷的日子，一件恐怖暴行震惊了伦敦全城。案情十分简单，但却出人意外。在临河的一所房子里，住着一个女仆，在晚上 11 点左右，她坐在窗前，向街上张望。这时，她看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年绅士正沿着小巷走来，他的对面，走过来一位矮个子的绅士。

当他俩遇到一起时，那位年老的绅士有礼貌地向对方致意，可是，那矮小的绅士并不答话，他突然大怒，挥舞着手中沉重的手杖朝年老绅士打去。转眼间，他将对方打倒，双脚在他身上乱跺，手杖雨点般猛击不止。

她吓昏过去。醒来时，已是夜里两点。她叫来警察，

凶手早已扬长而去。死者尸横在地，遍体鳞伤，惨不忍睹。他的身上有一些钱，还有一封贴好邮票的信，写着厄特森先生收。警察盘问女仆，是否看清了凶手的模样。女仆颤抖着说，是海德先生，他曾是她的雇主。

次日早晨，厄特森驱车来到警察局，他一见到死者，就说："我认识他，他是丹佛斯·凯儒爵士。"

"天哪！"警官惊叫道，这个案件将引起很大轰动！你也许能帮助我们破案吧。"于是，他把女仆见到的情形说了一遍，并拿出半截手杖给厄特森看。

这手杖是吉基尔的！

厄特森问："这位海德先生是不是一个矮子？"

"是的。"警官答道。

"那么，请你坐上我的马车，我把你带到他家去。"

马车停在索霍区某街的一家门前，这就是海德上次给他的地址。

一个白发老太太开了门。她说，这就是海德先生的房子，但他不在家。他有时半夜才回来，有时不到一个小时就又出门了。他的行动毫无规律，常常一去不归，很久很久才露面。譬如昨天他才回家，而在这之前，她已经两个月没见到他了。

"我们要查看一下他的房间。"警官说。

整幢房子都不见人影。海德先生只用两间房子，里面的家具豪华风雅，小橱里放着各色名酒。可是，此刻这两间房子好像被人匆忙地搜索过似的，衣服撂在地下，衣兜都翻在外面，抽屉全部打开，炉边还有一堆纸的灰烬。警官从纸灰里捡出一本绿色的支票簿，它的存根还没有被火

烧毁，在门后找到了另外半截手杖。这一来，疑云全消。警官大为高兴，他对厄特森说：

“我把他攥在手心里了。他一定是吓傻了，否则他不会留下那半截手杖，也不会烧支票簿的。我们只要在银行里等他，再贴出几张缉拿凶手的告示就行了。

可是，告示贴出来后，认识海德先生的人极少，而且那些认识他的人的描述也各不相同，只有一点是共同的，那就是他们认为海德先生是个神秘反常的人。

厄特森来到吉基尔医生的大门口，波尔立刻把他领进大门，走向实验室。

厄特森在这里被接待还是第一次，他好奇地注视着这幢阴森肮脏的房子：实验桌上摆满了化学仪器，地上散落着开启的木箱和乱草。实验室远端有一个楼梯，上楼就是医生的书房。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，有三扇窗户，窗外是一个庭院。炉火正旺，吉基尔坐在炉火近旁，模样就像垂危的病人。他没站起来，只是伸过一只冰凉的手，欢迎来客。

“你听到消息了吧?”厄特森问。

医生身子哆嗦起来。“他们在广场哭着，”他说，“我是在我的餐室里听到哭声的。”

“我要声明一句，”厄特森说，“我是凯儒的职业顾问，也是你的职业顾问，你总不会糊涂得把那家伙窝藏起来吧!”

“厄特森，我向上帝起誓，”医生叫道，“我已同他一刀两断，全都了结了。我知道，他现在安然无恙，但今后，谁也不会听到他的消息了，请放心。”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“你好像对他挺有把握似的。”厄特森说。

“有相当的把握，”吉基尔回答，“但有一件事，请你帮我考虑一下。我——我收到一封信，该不该交给警察呢？我拿不定主意，你能帮我决定吗？”

“你大概是怕这封信被人发现吧？”厄特森问道。

“不，海德的下场如何，我毫不关心，我同他已经一刀两断。我担心的是我的名誉，这个可怕的案件使我的名誉受到威胁。”

“好吧，”厄特森说，“把信给我看看。”

信是用一种奇怪的垂直的字体写的，签着海德的名字。信中说，吉基尔医生待他非常好，他真不该用耻辱来报答，至于他的安全，医生不必担心，他有可靠的手段来逃脱法网。

厄特森想，看来，他俩的关系并不像他先前想的那么可耻。“信封呢？”他问道。

“我把它烧了，”医生说，“我糊里糊涂地把它烧了。”

“把信给我，我明天早晨做出决定，”厄特森说，“不过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海德要你在遗嘱中写进你‘失踪’那段话的？”

医生似乎突然要晕过去似的，他咬紧牙关，点了点头。

“我早就料到了，”厄特森说，“他原想把你干掉。”

“天哪，我得到了一次教训，什么样的教训啊！”医生用双手捂住了脸。

厄特森告辞回去。在大门口，他问波尔：“今天有谁送了一封信来？”

“没有人送信来。”波尔回答。

厄特森又疑惑起来。显然，这封信是通过面向小街的那扇实验室的门送进来的。甚至就是在医生的书房里写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就得做出不同的判断了，要更加小心才行。

半个小时以后，厄特森和他的首席秘书格斯特先生坐在自己的书房里。厄特森想，格斯特常去医生家办事，也认识波尔，他不会没听说海德先生在那里的特殊地位，也许他早就起了疑心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何不让他看一看这封有助于解开奥秘的信呢？

他把信拿给格斯特，格斯特激动地研究起这封信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"先生，这家伙并没有疯，可是字迹很怪。"

这时，仆人进来了，手里拿着一个便条，递给厄特森。

"是吉基尔的便条吗？我可不可以看一看？"格斯特问。

"吉基尔医生请我去吃晚饭。"厄特森说着把便条递给格斯特。

格斯特把信和便条并排放在一起，仔细地比较起来。突然，他说："这二者的笔迹有许多类似之处，只是字体的倾斜度有所不同罢了。"

这天夜里，格斯特一走，厄特森就把信锁进保险柜里。

"真怪！"他自言自语道，"难道吉基尔竟会写假信，还居然签上了杀人凶手的名字？"

光阴荏苒，尽管悬赏好几千镑，但海德先生却早已销声匿迹，好像世上从来没有过这个人似的。几个星期以后，厄特森才从惊恐中恢复过来。在他看来，凯儒之死已被海德的失踪抵偿了。与此同时，吉基尔也开始了新的生活，海德的邪恶影响已经消除，他经常离家外出，再次成为朋

友们的宾客和主人。

1月8日，厄特森同几个人在医生家聚会，兰扬医生也出席了。可是，到了1月12日，厄特森却被拒之门外。14日，他再去走访医生，又吃了闭门羹。15日他又去了一次，又是如此。

一天，天黑以后，他去找兰扬医生。他见到医生时，大吃一惊。医生的外表变样了，像一个垂死的人。他原先红润的脸颊变得苍白，形销骨立，头发几乎掉光，看上去老了许多。更使厄特森吃惊的是他的神态和眼神，只有内心极度惊恐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神态和眼神。

“你怎么啦?”厄特森问。

“我受到一次惊吓，”他说，“永远不能恢复健康了，死亡只是几周之内的事。”

“吉基尔也病了，”厄特森告诉他，“打从那次聚餐以后，你见过他吗?”

兰扬顿时变了脸。他抬起一只颤抖的手。“我再也不想见到吉基尔，也不想听别人提起这个名字，”他哆嗦着大声说，“求你别再提起他，我认为他已经死了。”

厄特森惊奇又遗憾地叹了一口气，问道：“我们3人是相识已久的老朋友了，我能设法挽回我们的友谊吗?”

“无法挽回。”兰扬答道，“你去问吉基尔自己吧。”

“他不愿意见我。”厄特森说。

“这一点我毫不惊奇，”兰扬答道，“厄特森，我死后，有朝一日你会了解真相的。但是现在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厄特森一回到家，就提笔给吉基尔写信，抱怨他被几次挡驾；还问吉基尔，为什么同兰扬吵架。第二天，他就

收到了一封长信。

“同兰扬反目，已无法调停，”吉基尔在信中写道：“他是我们的老朋友，我不怪他，但我同意他的看法：我们今后再也不见面了。从现在起，我打算离群索居。我身受的惩罚和风险，都是我自找的。如果我是世上最坏的人，那么我也遭受到世上最大的痛苦。我从未想到人间会有这样的折磨和恐怖。如果你想帮助我，厄特森，那么你所能做的事只有一桩，那就是再也别向我问起这件事。”

厄特森惊讶万分。这种突然而剧烈的变化，像是在发疯。他想起兰扬恐怖的神态，觉得里面大有文章。

两周以后，兰扬死了。当天晚上，厄特森收到了兰扬留给他的信。信封是他的亡友加封缄的，上面写的地址也是死者的手笔：“厄特森亲启。若收信人死于我之前，则勿拆付丙。”

厄特森犹豫起来，一时竟不敢动手拆开。“我今天刚刚失去了一位好友，”他想，“这封信说不定会让我失去另一位好友呢。”但是，最后他还是拆开了信封。信封里还套着一个信封，也用火漆加了封，上面写着：“直至吉基尔死后或失踪后方得打开。”

厄特森以为自己看错了。可是没错，的确是“失踪”二字。这信同那件遗嘱一样，又一次提出吉基尔可能失踪的问题。但出自兰扬手笔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强烈的好奇心促使他违背兰扬的意愿，想立即弄清底细，解开这个谜。但是，他对亡友的忠诚使他终于没有这样做。他把信锁进了保险柜。

某日，厄特森同恩菲尔德照常在一起散步，又一次经

过那条小街。当他们来到那座实验室的近旁时，不约而同地停住脚步，观看起那扇门来。

“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吉基尔的后门。”恩菲尔德说。

“既然你现在知道了，”厄特森说，“那我们就在这个庭院里走走，看一看那几扇窗户。说真话，我实在为可怜的吉基尔着急。我们在他的窗户外面，可能会对他有好处。”

庭院里寒冷彻骨，潮气逼人，十分昏暗。三扇窗户中，居中的一扇半开着。有一个人坐在窗户边，他脸上一副可怜相，像一个处境绝望的囚徒。此人正是吉基尔。

“怎么样？吉基尔！”厄特森叫道，“好一些吗？”

“情况不妙呀。”医生忧心忡忡地回答。

“你呆在屋里的时间太多啦，”厄特森说，“到室外来散散步吧。”

“谢谢！我也很想出来走走，”医生叹道，“可是……不，不，这不可能。我不敢。”

“既然这样，”厄特森说，“那我们就在外面和你说说话吧。”

“好吧。”医生答道，脸上微微一笑。可是，他的话音未落，笑容突然消失，立即换成一种极其恐怖的神色，把窗下的两位绅士吓得血差一点都要凝固了。窗户立即关上了。厄特森和恩菲尔德只好转身离开了庭院。

一天晚上，厄特森刚吃过晚饭，波尔忽然登门求见。

“怎么？医生病了吗？”厄特森问。

“厄特森先生，有些事情不对头。”管家说，“我已经担惊受怕一个星期了，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。”

“喂，波尔，请快些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“我不敢说，先生，”管家答道，“你能不能跟我走一趟，自己亲眼看一看呢?”

厄特森一言未发，只好站起身来，拿起帽子和外套。

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，月色惨淡，凛冽的寒风把所有的行人都刮得无影无踪。厄特森拼命保持镇静，但心中仍充满了恐惧。某种凶险可怕的事情已经来临了。

管家在门上小心地敲了几下，里面有人应声问道：“是波尔吗?”

“是的，”波尔说，“不要紧，开门吧。”

门厅里灯火通明，所有的男女仆人都挤在一起，活像一群受惊的羊。

“喂，”管家招呼一个厨工，“给我拿一支蜡烛来。”他要厄特森先生跟在他身后，领路向花园走去。

“先生，”他说，“你越轻越好。我要你来听听，但不要让人听见你的声音。请注意，先生，万一他要你进去，你可千万别往里走。”

厄特森本来已十分紧张，听到这最后一句话，不禁哆嗦一下，差点摔倒。他跟着管家走进实验楼，来到楼梯下面。波尔示意他站在一边，侧耳倾听。而波尔自己则放下蜡烛，小心地爬上楼梯，犹犹豫豫地敲起书房门来。

“厄特森先生想要见你，先生。”他向里招呼一声，然后又一次挥手示意厄特森注意倾听。

“你跟他说我谁也不见。”屋里人答道。

“谢谢你，先生。”波尔说。他拿起蜡烛，领着厄特森穿过花园，回到大厨房。

“先生”，他对厄特森说，“你听这是我主人的嗓音吗?”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